

## 開放文學 – 神鬼仙俠 – 綠野仙蹤

### 第三十二回 易軍門邦輔頒新令 敗管翼賊婦大交兵

詞曰： 頒新令，拜君恩，刁鬥靜無聲。輕裘緩帶立功名，胸藏□萬兵。排五花，列七星，龍韜虎略精。遣將發兵次第行，指顧慶昇平。

——右調《阮郎歸》

且說於冰駕雲趕上了秦尼，秦尼回頭向於冰道：「薄伐去境，兩賢豈相厄哉？」於冰道：「我代天斬除妖逆，亦不得不然！」秦尼道：「先生亦不可太小視我！」隨騎草龍過了永城，到碭山地界。於冰雲路本快，因要看他的作用，遂緩緩的趕來。見他落在一空地上，用劍畫一方城，站在正中，仗劍向四方指點。於冰待他作做停當，方才下來。秦尼道：「先生既有神通，敢到我畫的城內走走否？」於冰笑道：「如人無人之境耳！」提劍走將入去。秦尼將劍訣一煞，陡然間天昏地暗，雷雨交作，斗大的冰塊如雨點般打下。於冰早已遁出了方城，劍上飛一道神符，大喝道：「雷部司速降！」頃刻龐、劉、苟、畢四天君，協同著雷公、電母、風伯、雨師聽候法旨。於冰道：「今有妖尼拘來無數邪神，在此地肆虐，煩眾聖急速趕逐！」眾神領命施威，迅雷大電，滿空亂飛。秦尼請來的眾邪神，俱各四散奔逃，依然日朗無清。於冰道：「妖尼還有何法？」秦尼稽首道：「弟子佩服矣，必定要求大名。」於冰道：「吾火龍真人弟子冷於冰也。」秦尼道：「我遊行四海久矣，道法神奇無有出先生右者；吾欲拜先生為師，未知肯容納否？」於冰道：「吾師門下無一女弟子，我何敢擅為收留？你若能改邪歸正，速斬師尚詔夫婦投降，吾即收你為弟子。」秦尼道：「先生既戒律精嚴，我亦不敢強求；師尚詔是我教誘他起手，今又殺他，實不忍做此不義之事。先生若肯放我回歸德，我勸師尚詔投降，或遠遁異域，成先生大功何如？」於冰道：「他如不降，該怎麼？」秦尼道：「不降便是不知時勢之人，我安肯與他同敗，即不辭而去矣。」於冰道：「你所言亦近理，我也不逼迫你，你若失信，拿你如反掌之易耳！去罷！」秦尼打一稽首，騎草龍回歸德去了。於冰亦借遁回營。

再說秦尼入了歸德城，見師尚詔詳言與於冰門法原委。師尚詔同諸賊將聽了，無不驚懼。秦尼道：「今官軍氣勢甚大，量歸德一城，亦難抗拒王師。我等所憑恃的是法術，今官軍營中，又有高出我等百倍之人，不如收拾府庫金銀，領家屬眾將殺出城去，貧僧與妙法夫人前後照應，可保無虞。星夜奔到江南，由范公堤架船入海，在外國另尋一番事業，亦可以稱王稱帝，傳及子孫，何必在中國圖謀，就是貧僧月前著元帥親族，並各將妻小盡住永城，也是慮有今日，走江南留一條便路。不意永城先被官兵打破，反將家屬全失，此中實有天意，非人力所能及。元帥宜趁早回頭！貧僧的話，都是審時度勢之語。倘若歸德一破，玉石俱焚，彼時雖追悔亦無及矣！」師尚詔聽了，低頭無語。秦尼又著人將妙法夫人請來商議。蔣金花道：「吾師偶爾失利，便就懼怕至此！吾視退開封人馬，真同折枝之易；誰肯將數年血汗勤勞，壞於一旦？」秦尼復苦口陳說利害，金花不從。秦尼道：「你既執意不從，容俟緩圖。」說罷，自回寓所。少刻，人來報道：「秦神師不知去向！」師尚詔聽得如失左右臂，不禁舉止慌錯，命眾賊滿城查訪，杳無蹤跡。再說於冰回到了軍營，桂芳等迎接入去叩謝，倍加欽服。坐間敘說秦尼去勸師尚詔投降的話，不知尚詔聽他不聽。正言間，探子報道：「軍門、巡撫二大人領兵回來，已在歸德城西□里之外，遣將預行安營；不過數里，兩位大人就到。」隨即管總兵差人知會迎接。桂芳吩咐快備鞍馬。於冰道：「朱兄、林兄亦該隨去交令。」桂芳道：「自然該去走走。」三人去營會齊了管翼，又帶了此番得勝將官，同到軍門營中相見。曹邦輔也在中軍。諸將上帳參見報功畢，胡宗憲道：「爾等不至於敗北，皆是朝廷洪福，我與曹大人用人之幸！」曹邦輔道：「二位鎮台大人身先士卒，竭力疆場，直令弟輩欽仰不已！朱文煒籌畫得宜，林世兄勇冠三軍，郭翰、羅齊賢、呂於淳隨管大人建立奇勳，破賊營一連八座；平寇之功，管大人同文煒、林世兄實為第一。」胡宗憲道：「曹大人過於獎譽！殲除些小毛賊，偶爾僥倖得勝，算什麼軍功，今後只要隨我打破歸德，方算得奇功萬古！」二總兵道：「敢不聽大人指示，報效國家！」宗憲吩咐排會軍筵席，與曹大人洗塵。不多時，軍中奏起樂來。安放桌椅，巡撫與軍門上坐，二總兵左右坐，副參等官下坐，餘俱兩旁站立。曹邦輔道：「林世兄、朱秀才出奇用力，非在官比，我與胡大人該與他賀功酬勞才是。」吩咐：「另設一席，在副參之下，本院還要借胡大人的酒，倒先要敬他二人三杯！」宗憲道：「大人要賞飯，可著他二人到中軍帳外，另坐了罷；無祿人安可與仕宦同席？」曹邦輔大笑道：「大人能量他二人將來不能做到軍門、巡撫麼？」胡宗憲瞋目搖頭，也大笑道：「只怕還未能也！罷了，既曹大人開了口，就著他兩個在副參以下坐坐罷。」文煒、林岱先向軍門、巡撫叩謝，次向二總兵叩謝，再次向副參打恭，又向兩旁諸文武官謝罪，然後就坐。軍門行酒鼓樂正濃，只見中軍官慌來稟道：「聖上差緹騎數□人，到曹大人營中去了！」眾官皆大驚失色。邦輔亦大驚異，心下道：「怎麼緹騎來拿我？」飛忙別了眾官回營，二總兵也要辭去探問。胡宗憲大笑道：「二鎮將亦太世故了！聖上嚴明，凡我輩大臣賢否，無刻不在胸臆間。曹大人諸處俱好，也還有點才情，惟『驕』之一字未除，所以有此一跌。他是封疆大吏，師尚詔在本省謀為多年，他所司何事？『縱容反叛』四字，實罪有攸歸。即本院亦有失查微嫌，將來聖上問及時，我少不得與他方便一兩句，爾等俱各安坐飲酒，無庸代為愁煩。」又吩咐左右：「拿大杯來！今日有一不醉者，本院亦不依！」眾官各就坐，中軍又奏起樂來。少刻，巡捕官稟道：「曹大人來了！」眾官各猜疑道：「既有緹騎，為何輕易放回？」胡宗憲率領眾官接去，只見曹邦輔向胡宗憲道：「大人快將軍門印請來！」宗憲慌無所措，只得將軍門印付與，曹邦輔接了遞與跟隨官，旋即往正面一站，向宗憲道：「有聖旨！跪聽宣讀！」胡宗憲朝上跪了，曹邦輔取出旨意，朗念道：「胡宗憲身膺軍門重寄，不思盡忠報國。自師尚詔叛據歸德，宗憲事事畏縮，無異婦人，致叛賊殺官奪城，皆其所致。今差緹騎擒拿入京，朕面審其一切。軍門印務，著巡撫曹邦輔兼理，率總兵官林桂芳、管翼督師，速擒巨寇，剿滅眾賊，早慰朕望。欽此！」宣讀畢，閃過緹騎六七人，將胡宗憲冠帶脫去，就要上鎖。邦輔道：「俟入都後，再上鎖罷。」緹騎道：「此係奉旨欽犯，我等何敢私徇！」說罷，上了大鎖，令交代軍門事務。宗憲淚流滿面，向邦輔、桂芳等道：「三位大人俱在此，我有何畏縮不前處？」邦輔道：「此不過聖上急欲收功，藉大人鼓勵軍將，想蜀日越雪，不久自招白也！」緹騎等立即押入後營，這是要搜剝他銀錢之意。邦輔又淡淡的開解了幾句，隨他們去了。一面排香案謝恩拜印，一面吩咐幕客寫本回奏接印日期。眾官俱各叩賀。緣胡宗憲按兵睢州，前此兩總兵寫字達知邦輔，邦輔就將兩鎮書字，並目下賊人情形，同奏書在一處，進呈御覽。明帝大怒，還要拿他的家屬，虧了嚴嵩開解，有侯宗憲到京，審明玩寇誤國實情，再行重治其罪，因此才止拿了他人。

再說邦輔拜印後，升帳坐下，諸官又復行參謁。邦輔道：「大寇未滅，非飲酒奏樂時也。」吩咐將酒筵席收去，向桂芳道：「鎮台領本部人馬，並投降賊眾，我再撥與你人馬二千，攻打歸德東面；管鎮台領本部人馬，我撥與你人馬四千，攻打歸德南面，林公子武勇超群，可當一面之任，今權授為先鋒之職，領本部院六千人馬，偏將二□員，攻打北面。若參游等官，有不受節制，不肯盡力，敢於玩忽者，只管按軍法從事！」林岱叩謝。又向眾官道：「西面本部院攻打。朱秀才大有謀畫，可權充本院參謀之職，自今日為始，你就在我營中居住。」文煒叩謝。又喚過羅齊賢、呂於淳道：「與你二人一千兵，可分為兩班，每到夜晚，在歸德四面巡查，不許放走反叛一人。」又令參將郭翰道：「與你三千人馬，不拘歸德那一門外，揀地勢高處紮營，於營內再築一臺，差兵輪流眺望；見賊兵出那一門，你即帶兵救應，一邊遣人報知本部院，不得遺誤！」又著將此番克敵攻城有功兵將，匯一冊名，詳細注明大小功績，以便將來升題選用。又著幕客做了□數道榜文，命諸將射入城去，內言：「開門接應官兵者，上賞；殺賊攜首級投降者，中賞；私自逾城投降，並報賊情，審實非奸細者，下賞。有人擒拿或斬首師尚詔夫妻投獻者，其功最大，另行保題，不在三賞之內。若軍民人等，仍敢從賊為亂，拒敵官軍，城破之日，查出或被人首告，定行夷滅三族！」又發火牌，星夜催辦糧草，飭令各官解交軍前，違限日時者，按例從重參處治罪。諸將見邦輔調度井井有條，各互相戒諭道：「新軍門與舊軍門天地懸絕，宜事事小心，毋犯軍令方好！」

且說師尚詔自秦尼去後，心緒如焚；今又於四門接得曹軍門榜丈，恐兵民有內變之心，越加愁煩。向蔣金花道：「如今軍門又是曹邦輔，若宗憲不在軍中，則掣肘伊等者無人，你我事不可問矣！」夫妻正私議間，忽聽得城外軍聲大振，火炮連天。探子稟道：「胡軍門已拿解入都，新軍門曹邦輔分遣諸將，四面攻城。」尚詔急傳令各門賊將用心防守。又問道：「那一門兵最多？」探子道：「軍門在西門，西門人馬最多。」尚詔道：「我自據歸德以來，從未臨陣；既西門兵多，我就出西門，試一試官軍強弱。」隨即披掛，帶三千賊軍，放開西門，衝殺出去。官兵和波開浪裂一般，紛紛倒退。曹邦輔聽得師尚詔出西門，連忙帶領眾將禦敵。看見師尚詔在前面，四賊將在後趕殺官兵，但見：頭戴銀兜盔，頂上撮五色朱線一縷；身披金罩甲，腰間拴八寶玉帶一條。兩眼圓如銅鈴，彷彿半紅半碧，滿面須如剛爪，依稀非赤非黃。身似金剛略小，頭比柳門還肥。手中大砍刀舞動時，風馳雨驟，坐下卷毛馬跑出去，電掣雲飛。向日潛逃涉縣，今朝名播河南！曹邦輔看罷，尚詔馬已到面前。邦輔道：「你是尚詔麼？」尚詔道：「你有什么說？」邦輔道：「你本市井小人，理合務農安分，何得招聚逆黨，攻奪城池，殺害軍民官吏，做此九族俱滅之事？」尚詔道：「皆因汝等貪官污吏逼迫使然。」曹軍門大怒，回顧諸將道：「誰與我殺此逆賊？」言未盡，中軍副總兵張院催馬提戟，與尚詔戰不三合，被斬馬下。左哨守備謝夢鯉、董昌兩將齊出，戰不五六合。謝夢鯉右脅中刀；董昌恰待要跑，被尚詔趕上，腦後一刀，砍落馬旁。曹軍門道：「尚詔非一二將可敵，眾將吏一齊出馬！」賊營四將，亦各上前廝殺。曹軍門見尚詔凶勇異常，眾將陸續落馬，忙傳令箭：調北門主將林岱快來大戰！不過一兩刻，軍門標下官將，到損亡了八九員。尚詔正要揮兵趕殺，只見一將匹馬提戟，飛刺面門，尚詔舉刀相迎。敗下去的諸將，又各勒馬觀看：兩人鏖戰征塵，有八口餘合。賊妻蔣金花見尚詔戰久，吩咐鳴金。尚詔聽得鑼聲亂響，只當城內有故，向林岱道：「日已沉西，明日再與你戰！」林岱道：「我亦不逼你，且饒你去罷！」兩下各自收軍。曹邦輔大贊林岱道：「先鋒真神勇也！若再遲來一步，吾大軍被賊衝動矣！」重加賞勞，使歸鎮地。林、管二總兵，雖知西門交戰，因無將令。不敢私動人馬，只得親到軍門處請安。邦輔急令速歸汛地。次日，蔣金花向尚詔道：「聞南門係河陽總兵管翼紮營，我今日去報連破八營之仇！」尚詔道：「官軍內有一林岱，甚是去得，你須小心他一二！日前吾愛將鄒炎，即死於此人之手。」金花也不回答，領兵三千，殺出南門。管翼帶將佐出營觀看，但見：

頭盤髮髻，上罩飛鳳金盔；耳帶雲環，斜嵌攀龍珠璣。身穿玲瓏柳時之甲，足踏凌波蓮瓣之靴；兩道蛾眉彎如新月，一雙杏眼朗若懸珠。年紀三旬，也算半老婦女，容顏嬌嫩，還象二八佳人。腕攜兩口日月鋼刀，腰繫一壺風雷大箭。

管翼看罷，向諸將道：「此必賊妻蔣金花！誰要拿住他，不愁不加官進級！」猛聽得前軍隊內部司單元瑚，大喊道：「小將擒他！」催馬提斧便砍。金花隔過斧，問道：「來將何人？」單元瑚道：「你不用問你總爺的姓名，少刻拿住你，總爺定要收你做個房中人，你叫我的日子在後哩！」金花大怒，匹馬交鋒；大戰數合，金花便走。元瑚趕來，金花回手一飛槌，打落馬下。眾將見元瑚落馬，一湧殺去，將元瑚救起。金花暗誦咒語，頃刻狂風四起，捲土揚塵，飛沙走石，向眾官軍亂打。管翼立腳不住，顧不得隊伍錯亂，領兵向東南上敗走。金花率眾賊趕來。曹軍門聽得南門交戰，急發令箭三支，著東北兩路主將，各遣一將，帶兵一千，窺看動靜；若官軍勝，協力攻城，使賊人不暇救應；官軍敗，火速救援。自己也遣一將領兵去策應。師尚詔在城頭看見，二門各有人馬向東南飛奔，忙令賊將八人，領兵五千，接蔣金花回城。眾賊將殺出城來，一個個打著呼哨，望官軍趕去。蔣金花正在追殺管翼之際，瞧見三路官軍前後殺來，急忙帶兵回頭交戰。管翼見有救兵到來，即招呼敗兵回身相殺，蔣金花腹背相敵，正要再施法力，聽得喊聲漸近，原來是自己的人馬。四五路軍兵，攪在了一處大戰。但見：

愁雲滾滾旌旗閃，天地無光；殺氣騰騰擊鼓震，山河失色。弓弦響處，幾多歸雁墜長空；鞭影揮時，無數驚猿啼古木。將軍疲困，隱聞喘息之聲；戰馬歪斜，無暇啼嘶之力。真是盔落頭飛爭日月，血流腹破定龍蛇。

兩軍混戰多時，金花恐官軍再添人馬，又怕尚詔親來接應，城內無人守護；不敢戀戰，招呼眾賊回城。各路官軍隨後追來。金花向腰間解下一縷紅繩，任追兵路上一撒，頃刻變為千尺餘長一條紅蟒，攔截道路，金花帶兵緩緩入城。官軍見了大蟒，個個驚疑；少刻化為五尺長短紅繩一條，眾將官兵各回營壘。

正是：

法無邪正，靈驗為奇；個中生剋，個中人知。